

明治三刻
史記評林
八尾版
世九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〇	〇	〇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一	二	三	四
五	〇	〇	〇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	
冊數	50 (39)		
函號	279	29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茅坤曰通篇以家
形主
王維禎曰序世系
見蒙氏世將世有
功不宜殺一兄弟

茅坤曰秦法以吏
為師名臣往往從
書獄出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城皇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

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

光緒曰按李翼軒王鳳州皆稱長城之役為功世規未足以罪秦則恬亦未為矣也然既暴師十餘年輕百姓力復為始皇通巡狩之道塹山埋谷十八百里而不能強諫此則蒙恬之失耳

按此突然插入趙高起家及其有罪一段所以著蒙氏之禍實本於此

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徐廣曰龍西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安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臣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官之故云兄弟生也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

茅坤曰讀蒙恬傳首尾詳趙高所以賊殺蒙氏本末此是太史公極力着意處

余有丁曰按蒙毅在沙丘斯高謀必不成遺禱山川此天之正秦也

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救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直抵甘泉正義曰官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塹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

曾屠隆曰趙高因
為胡亥忠計一句
大史公惡之詞
看上文因有賊心
句可見

董份曰子嬰此諫
可謂甚正然倘觸
高之忌則不免於
虎口無以成諫進
之功矣殆哉

楊慎曰子嬰知蒙
恬之枉而能進諫
後卒能燭趙高之
奸而討賊亦可謂
夫矣生逢末世不
幸蓋與劉謙曹彰
同氣哉
贈黃洪憲曰現此
數語便識子嬰後
來能了趙高事

按一遺曲宮乘
傳之代今蒙毅
一遺棟者之陽
周今蒙恬此兩
大屬法

恬歿扶蘇已歿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
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
已聞扶蘇歿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
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
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
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
一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父不立是不忠也
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
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
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
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
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
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

卷之八

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
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
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
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
無此
字 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
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
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宮名令蒙毅曰
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
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歿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
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
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

王維禎曰大夫指御史曲官其傳奏于王寬赦之也

揚慎田由此觀之百里奚亦不終倚干秦秦與火恩哉緇之謚非美此又可證

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很籍布於諸國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

徐中行曰觀蒙氏一則曰為蒙氏王之名一則曰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有臣若此而自削天之廢人固如此哉陳流曰叙陳事而作新語此所謂太史公云

茅坤曰蒙恬分明知趙高所為而不敢訟特曰參而伍之無限哽咽披成王失而後

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且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且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一心而事卒如

振則卒昌本結
前意却又添出
策紂一段相對
而以過可振諫
可覺欲效鎖之
此文法變化之
妙

凌約言曰白起之
引劍自裁也曰我
何罪于天而至此
哉良父曰我固當
死長平之戰趙卒
降者數十萬人我
詐而及坑之是足
以死吾蒙恬之外
地脉同然實以叙
其功耳

增趙恒曰以城輕
萬餘里絕地脉以
促秦上為已罪而
不知輕百姓力為
罪觀恬地脉之說
亦知秦祚之當不
永矣

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夫成王
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
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
曰此故曰白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
今不知出何書可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
受諫可覺則其察於矣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
過乃可救也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歿願陛下為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
而歿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歿矣起臨洮屬之遼
東城漣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
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

築長城亭障漣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
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
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
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
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
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歿焉絕地何罪勞入是
愆呼天欲訴

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
矣子孫以無罪戮歿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
竭民力斷地脉自矜當歿而毅以忠信事上自
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答亞李斯此其
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毅還禱山
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
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
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吳興凌稚隆轉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竝可列同世家焉

葛坤曰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為勿頸交其後段實相殺處更工

按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采故父客本此 余有丁白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註誤 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日歸則視歸帝為客也下父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贊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謂脫名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父客素知張耳。日如淳曰抵歸也音下禮反。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安。乃宦魏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傳

客字疑衍必
若註云則左
喪其夫遞去抵
父之賓客何說
且是女之擇賢
夫必與九女不
同卒為請決云
者父為請之張
耳如呂公請之
沛公願為李箕
第妾也

王維禎曰秦購求
二人金有多寡此
後成敗之別也太
史公如此下句皆
非謾語
凌約言曰二人在
當時已有定論不
待他日成敗知之
也
羅大經曰耳之見
過餘遠矣餘卒敗
死於水而耳事漢
王維禎曰秦購求

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

章帝改曰漢昌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

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

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齊生或斷頸無每張本秦之

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

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

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兩

人相對里吏嘗有過客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

徐廣曰使受答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

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歿一吏乎

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

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陳涉起

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及左右生

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

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

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

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

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

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

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

子孫非偶然也大
智太勇必能忍小
耻小忿彼其靈蒸
龍交欲有所合豈
與瑣瑣者較乎
王維禎曰陳餘此小
辱不能忍乃于封
國大計能不發怒
哉幸以解身死國
亡亦性定故也張
耳竟為主傳又遠
宜哉

王維禎曰二人之
見誠高惜陳涉不
用耳
余有丁曰按此首
爭第一妙策

按漢書註解謂
離散其心也

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
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
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
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
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
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
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
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
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
處其地與黎陽對岸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
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

按師古云張木
楚王陳言張建
太楚之國而王
于陳也

○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外內騷動百姓罷
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供軍費財匱
敝頭會箕歛頭數出穀以箕歛之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
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
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
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
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
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
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
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
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

光緒日吊賀
意乃說士誇張
常態所謂以言
飾之者即客說
靖郭君海大魚
之類

按范陽少年未
必有是謀也通
既假之以恐范
陽令復假之以
悅武信君通亦
辨士之雄哉

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歿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入之子斷人之足鯨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裁○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

按約高曰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連四五意作三語如結証此敘事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歿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地名却兵退也○正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義曰戲音義出驪山

之妙

董份曰又不知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為欲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余有丁白此語為陳王言也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予武臣也

董份曰按房君諫王賀趙即張良說高祖封齊意然面有應有不應者高祖之度足以自信而陳王之智不足以及服兩人故也

史記卷九十一 陳列傳

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前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介音憂瓊貫力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與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徒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

董份曰秦李奇甚太史公載之亦倫至為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為稱快

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騷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所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歿若何以

史記卷九十一 陳列傳

按廝養卒欲求
歸趙王乃逆推
兩人未萌之欲
以資其說而人
縱未必然然英
雄謀國之常態
實不外此以故
其說得行而卒
歸趙王如所云
也
光緝曰楚公子
微服過宋門者
難之其僕操筆
而罵曰隸也余
力門者出之余
謂楚僕之出楚
公子趙卒之歸
趙王皆一時臨
事之智不可及
者

楊慎曰傳嘗患無
奇此養卒甚奇又
道逢趙王姊又出
秦問復何壹々也

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間燕將曰知臣何欲
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
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
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
革驅策而已也○索
隱曰杖音丈此亦各欲南向而王豈欲為卿相終
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向而王豈欲為卿相終
已邪大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
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
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
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
提右擊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
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

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

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

邑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

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曰良嘗事

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

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

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

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

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

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

按客說張耳立
趙後即耳餘勸
陳涉立六國後
也蓋欲激天下
以攻秦項高首
天下以倡義耳

王維禎曰以上並
幕薦耳餘二人之
交以下並指秦其
所為相殺處本未

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
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
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索羈旅勢弱
難以立功也獨有立
六國趙主之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錯
後可以成功乃求趙歇徐廣曰後項
羽攻日莢國李良進兵擊陳
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
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
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
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
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
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廕陳澤往譏陳餘曰正義

黃震曰初耳餘號
刎頸交後卒如其
說云
茅坤曰兵必得葬
勝而動秦之振
懼天下也久矣當
是時章邯王離以
兩軍相為犄角其
勢張而諸侯之兵
壁其旁者衆並不
敢前聞且張敖以
子趙之難亦從
代來姑遂巡觀望
其間嚮非項羽之
擁兵數十萬而破
釜沉舟以督戰鉅
鹿之下則其解趙
之圍與否不知何
如也而趙欲以遽
過餘可乎哉

茅坤曰鉅鹿之戰
詳項羽本紀而此
處獨詳餘所以不

音釋灑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歿而
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歿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歿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
其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
俱歿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歿如以肉委餓
虎何益張廕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歿立信安知
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
千人令張廕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
云嘗猶試至皆沒
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
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

昔為前救鉅鹿，虞以通篇只欲摹寫兩人之交，故精神獨注于此。

按：歷靈功之沒，秦軍餘安能欺天下耳自也耳不信，而數問之惡，在其為刎頸交哉。

王贛曰：詳先後傳，大略張耳先負陳餘。

唐順之曰：餘惟張張救流涕而告之，耳未必不釋也。快不快勝起而推印，解綬則過矣。兩人者，刎頸之交，卒以相殺，悲夫。按：餘之脫解印，綬豈果無志於功名而脫然長

往者哉？將以自其心之無他而欲已耳之刻責也。不圖耳不能諒，竟從客計耳。心自絕於餘，是兩人之交，好不終為千古笑者耳。先得罪於餘也，逮後各以權勢相軋，相傾則其罪均耳。

茅坤曰：楚之王諸侯，不豈豈張耳陳餘哉？而陳餘之客及陳餘自怒，獨指及張耳以兩人實深乎生乎之交，故也。此是太史公

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怨望張耳，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不讓其印。」

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出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也。索隱曰：「雅，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項羽為天下宰。』」

点綴精神處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
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
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
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
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
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其公曰。善。說。星
者。其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止公。藝文志云
楚有耳。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
名。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
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王
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
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
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

增王世貞曰張耳
富貴數世多井公
力不然幾於城下
對泣烏江共斃矣

王稚頑曰按高祖
二字乃崩後謚號
作史者追稱之耳
司馬光曰高祖驕

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
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
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
復覺。張耳不歿。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
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
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了。禮反。○索隱曰。蘇
林音祇。晉灼音耶。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
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追殺
出常山中。立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
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
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
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
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捍也。自上食禮甚。

以失臣賈高狼以亡國使賈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賈高之罪也

董倫曰敖所以得復國者賈高之力然此念誠切自足以動鬼神也高祖字皆誤又曰漢初人質直而勇壯如此

光緒曰獨身坐耳獨怒罵獨吾屬為之獨五尋

為之四獨字工朕具見賈高兼不辱氣象按正本置下有屬字漢書亦有屬字

田汝成曰賈高首謀又其怨家所告詔書并捕及上言輜車膠致與王請長安者高也乃高與客孟舒等自髡鉗從來何耶

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言其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

形如趙相賈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

或道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

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蕘州人謂懦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

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

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

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

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賈高趙午等十

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

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

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也今事成歸王事

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賈高等乃

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若人欲

人即高祖宿處也張晏云壁空中以伺高祖也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

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廁

之處因以為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

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賈高怨家

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賈高

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賈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

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

乃輜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與王

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

王皆族賈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

史記卷九十九 長東川專

董份曰使與仰視
與勞苦問卷歷々
如目前

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
吏治榜笞數千刺剝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
云斲灼也說文云燒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
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
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
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贊曰以私中大夫泄
公曰正義曰泄姓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
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
前徐廣曰復音鞭駟案韋昭曰與如今與林人與
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
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音筍音峻筍者竹篾一名
編齊魯已此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復舉土器仰
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
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楊慎曰語測千古
王維楨曰貫高之
義不背君高祖之
仁不戮忠皆难事

贈陳懿典曰然字
下又着泄公曰三
字蓋既然之又言
可以赦貫高之故
尤瑛曰此與田橫
謝使者詞意相類

唐順之曰寫貫高
始終如畫

吾三族皆以論必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
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
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
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
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
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歿一身無餘者白張王
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歿不恨矣且人臣有
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
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歿韋昭曰脰咽也○索隱曰
謂胡脈音下郎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
公王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於是上賢張王
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

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
 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
 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蒙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子偃
 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索隱謂偃以其母
 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
 號而封也
 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輔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
 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
 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
 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
 壽名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斷役

劉辰翁曰豈顧問哉謂豈待同顧通問哉
 王韋曰按四相字有意漢書去相慕用相字失之矣
 王維禎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无所利也不為蛇足至班史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較之豈非以利哉句文弱而贅矣

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
 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
 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及據國
 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
 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
 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
 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列
 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
 印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列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

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

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咎

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

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

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

王。徐廣曰元年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

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魏王乃使周市出請

唐順之曰此文簡

劉辰翁曰方亂時乃有謀乘却者趙繼絕世如周市者借其福智不及不效豈不高視藉輩哉

邵宝曰魏各其身
与民可謂兩全之
矣全民以生全身
以此雖然非正也
不可以訓

楊慎告曰豹語似
慷慨其說高帝亦
切當然何以就縛
故肅人耳

按師古云兩龍
謂秦與陳戰

凌約言曰臣起羣
盜亦必有以相服
無三語次第具

史記卷九十四 留侯世家

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項它正義曰它徙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外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魏豹亡奔楚徐廣曰二月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臨晉在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

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

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

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

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漢王令豹守滎

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邑有

縣東北三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

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

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

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

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且日日出會後

史記卷九十四 留侯世家

見矣

增陳懿典曰此與
獲直之斬莊賈孫
武之斬官嬪爭向

茅坤曰漢職知羽
之欲有梁地而故

以分王魏王豹於
河西也故乘彭越
之請乎魏也而拜
之為魏相國以狗
梁地

凌約言曰最是得
力如在漢楚對壘
時越為潁兵擊楚
足稱奇兵

期者斬日之朝日出時也且日出十餘人後後

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疆以為長今期

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校長斬之皆

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

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

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

邑正義曰碭音唐郎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

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

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

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

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

公角勝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

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

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

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

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漢王之敗彭城

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

河上正義曰潁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

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

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

外黃在汴州宋州宋城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正義曰

汜水正義曰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曰

越將其兵北屯穀城正義曰彭越復下

秋項王之南屯陽夏正義曰彭越復下

陳州太康縣也

茅坤曰彭越與楚
兵共相拒於梁而
楚亦疲而力分

按留侯所言誠
大計也然二人
族滅已根于此

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
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向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
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
相國今豹歿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
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以西曹漢汁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音
滑竝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附○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

黃震曰彭越有謀
功无反意既以疑
間掩捕論罪此蜀
青衣侯呂氏又詐
使大告其反族之
何忌哉

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
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
五年項籍已歿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
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
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
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
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大僕
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
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
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

按越有不賞之功即有罪九宜從輕矧非其罪而惟以呂后一言族之高帝其寘恩哉然帝征兵而越不至則越亦有以自取矣太史公贊韓信曰假令信卒道誦諒可以此周召太公之徒愚於越也亦云

別辰翁曰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不可解有上語意謂其喋血乘勝日則有聞身已為王彼時不反此時乃反如此下語最是用力如意甲字句讀聞字誤

董份曰謂其喋血乘勝功名聞天下而身反不死以其囚虛蓋惡欲有為也又曰太史公爾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耳故干與委曲致意如此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贊曰今漢嘉是也○西至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為臨邛贊說為是鄭京兆○正義曰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主彭主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上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六唯本字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魏地濶千里如席卷南向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猶懷踐也○魏敵賊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歿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

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薊醜何傷

揚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曾後魏書云魏高
允以獄者人命所
係常嘆曰皋陶至
德也其後英與先
亡劉項之除英布
黥而王經世雖以
猶有刑之餘景况
凡人能無死乎
按師古云論輸
麗山謂有罪論
决而輸作于麗
山也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
布本姓英英國名也答繇之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
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
○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六蓋英後改為蓼也於英
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
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索隱曰臣贊音幾楚漢春秋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言布論以能優輩笑之
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作陵也時會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
稽郡輸身徒。索隱曰言布論
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隱曰曹偶輩也

史記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

史記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

史記卷之二十一

偶類也謂陳勝之起也伏後布故有番君婚案布廼見番君與其眾叛秦

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

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

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涉

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

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

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

縣界也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

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項梁敗死定陶懷王

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

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

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

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

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

布數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

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

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

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謂私也今以間

遂得人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

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

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

劉辰翁曰布嘗
冠軍曰常為軍鋒
曰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以布數以少
敗眾也皆于叙事
中提撥其功

茅坤曰羽之敗秦
亦由布先渡河當
之故也

王維禎曰即聽項
王謀義帝罪已可
族况又為秦坑卒
眾多乎

凌約言曰日不往
日不往曰不敢往
既極其力之喘強
方寫出項所以不
擊布之故柯等次
第

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丑林反。於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漢音義曰：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日今宋州，謂左右曰：『索隱曰：案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

董份曰：言惟其以楚強漢弱，故何所以為使而欲說王。以楚漢之形使知楚不知漢也。
按師右云：質，鍵也。言伏于鍵上而各動之。

茅坤曰：北面而臣事之，三句先動布之情，事下回一破之。

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而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太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

此處有項王
之語，言不與
項王俱列為諸
侯，北鄉而臣事
之，三句先動布
之情，事下回一
破之。

史記卷九十一 黠布列傳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

按師古云垂拱而觀言不推動坐視成敗也

李廷樞曰蓋聞之鯨雖難得食以死祿則嗜利之徒左可以利喻者楚漢成敗之形既足以董其心裂地而封之語又足以移其志蓋招之以餌之以其所不能不欲者發兵咄楚當不待辭之畢矣於乎何亦策士之雄哉

屠隆曰通扁說論只是初袖以楚為強以漢為弱之意而關鍵極有楚不如漢一句

按何之使淮南本為留羽計耳然布不背楚則羽不留齊漢非萬全則布不助楚故何以強弱別之分王許之而又令殺使以決之何亦深于謀哉

按前云使臣敬進言後云敬使使臣進愚計首尾相應

宜駭淮南之兵音掃渡淮音渡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索隱曰微謂邊境亭郭以微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也索隱曰索服度日梁在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轉又明切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索隱曰索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

凌約言曰覩何說詞與其行事絕是戰國說客風度

史記卷九十一 淮南王傳 四

茅坤曰折之以不測之辱宿之以非望之禮
增屠隆曰黥布劫九江之地得以恭其全力徐制楚漢之命故楚漢之重輕視黥布之去就而已此天下之勢也漢之謀臣以為不取布無以威楚而取其命故以厚

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索隱曰走音奏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帳厚其飲食多其從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惟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利啖布而臣之未
有攻城斬將之功
而奉以王者之居
裂千里之地矣九
漢之厚利取楚者
蓋歆縣權以天下
之所重而取天下
之大勢歸乎已也
故曰高祖知大計
按高帝故不喜
儒也而况天下
已定乎折何誠
本心矣若曰吾
左圖子之功迺
以為中尉則又
帝之所以駕馭
臣下耳

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外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敗之物不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

茅坤曰漢之劫功
臣過制所以多亂

王維禎曰布禍自
姬始也疑之為患
如此
增王世貞曰漢告
反之典封列侯為
過盛韓信彭越皆
曰后使人告之也
而彭越舍人傳不
載姓名其人亦不
封告信者察說封
慎陽侯享國五十
一年至孫買之而
始奔市國絕告英
布者賁赫封期思
侯享國二十九年
無後按告彭越舍
人當是帝後知是

曰后使故不封而
慎陽過享乃尔天
道似未有知也

凌約言曰布先因
信誅而心恐後因
越醢而大恐故令
尹曰自疑禍及身
深知布之心者太
史公叙事前後脉
絡自貫

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
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
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入布所幸
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
隱曰人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
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
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
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
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
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微一作淮南王布見赫

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
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以為
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
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
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
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
按裂地是對文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
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
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
籌筴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
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

史記卷九十一 陳布列傳

茅坤曰愚以布假
今傳檄燕趙當是
時盧縮王燕張敖
王趙漢方定天下
而百姓諸侯王之
屬齊洛以北殆大
牙錯也布豈能為
功乎

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
吳蘇州。闔廬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賈都
廬城也。交都徐州。下。劉并齊取魯。傳檄
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
倉於成臯。又立庚。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正義曰。古。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韜
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
之上者。遠其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
中之者。則務相絕。邀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孤疑。須
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野。以自生。於小地。
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
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
塞。成。臯。據。敖。倉。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野。者。也。下。計。云。取。吳。
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野。者。也。○索

田汝成曰。今尹知
布之必反者。謂其
有近憂。薛公料布
出下計者。謂其無
遠慮。

茅坤曰。昔是之肆
楚以三軍五出。卒
以有功。楚之抗

隱曰。對音。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
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
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卦。薛公千戶。○索隱
氏云。薛公得卦千戶。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
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
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歿。
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壽之東。擊荆。荆王
劉賈。走歿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盡劫其兵。渡
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索
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地理志。臨淮
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
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史記卷九十一 卷九十一

布卒以三軍致敗何也

陳文燭曰布楚之臣也為楚之臣而使之臣故始之野以叛楚者亦所以叛漢也高帝之自將也問之曰何若而反曰欲為帝耳而帝未嘗有言復之者吾固知帝之無辭干彼也夫始之叛楚也孰啓之而今之叛漢也又孰得而責之也昔以叛楚得王今以叛漢望帝利之所趨其源必至干此碩開其源者誰也吾固知帝之無辭于此也

田汝成曰前書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布未滅而先立也後書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勳叙封功而帶言也自不嫌於復

趙恒曰陰令人部聚兵候旁郡警急未即起也音赫上變逐族赫家發兵反此論謂布自愛姬媼是謂布反在赫上變之後也然聚兵候伺乃左獵見醢之日矣人臣將而必誅布反何疑焉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今別為三彼敗吾

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

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索隱曰上古外

昭云斬之鄉名漢書作壘應劭音保非也布兵精

甚上迺壁庸城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

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

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

王使人給布偽與亡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

或曰是成王非王也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縣在

鄉之番陽人殺布於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

五十二里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貫赫

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

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

疾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

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太侈禍之興

自愛姬媼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冒媚亦妒也

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

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貫赫與

其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所以不得盜江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

卒致無以發

史記卷九十一

黃震曰布起驪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為
軍鋒得國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
之歸漢遂滅楚垓下王淮南及信越誅而
布大恐幸姬收其寶以反誅愚謂布非反
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布於漢非蕭曹
素臣服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
方雌雄未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
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其
勢不盡族之不也故夫乘時徼危者未
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為不可及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

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釋又不能

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

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

新昌亭長者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

起而食蓐中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

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諸母漂

為漂故曰漂母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太丈

夫不能自食正義曰音寺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第坤曰太史公傳
淮陰不詳其兵法
既授此失着處
又曰首叙其貧困
者以其杖劍封侯
王而裂土千里及
報漂母與志辱已
少年故云云文終
波湯耳
光緒曰或謂漂
母非婦人乃秦
漢間之隱君子
蓋以其不望報
教言有儒者氣
象日似教韓信
立功不當責報
耳按此則母當
作舟或云越絕
書有漂母蓋母
字之誤
盧大經曰韓信亦
未遇時惟爾何及

漂母尔何之英雄
固足以識信漂母
一市媼乃亦識之
異於故嘗謂子房
狙擊祖龍意氣過
于輕銳故圯上老
人抑之轉信俛出
市衿意氣騰于銷
沮故淮陰漂母揚
之一翁一媼皆異
人也
董份曰孰親俛出
形容袴下如畫
九珠曰孰視之三
字可玩有忍意

劉辰翁曰滕公盛
德乃具眼人也在
蕭何前魏光知上

董份曰何屢言信
而未用雖何不能
為力故予云疑信
何之謀也信以
而身追之要為奇
以律動上耳

凌幼言曰鋪叙蕭
何奇信追信拜信
始末不遺餘力所
謂功第一者亦為
此
又曰方信歸漢下
亡卒耳相國何所
見而竟之蓋何所
以察天下之勢者
其熟而信適方之
乎故數與語而遂
以國主奇之耳向
使無定畫守中而
驟聞其說安能為
君而大用之哉
余有曰按何追

○索隱曰劉德曰秦未多失國言王

孫公子尊之也張曼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
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
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
耳○索隱曰勝音帶化反然此文作袴欲依字
讀何為不通袴下即勝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
下也何必須要作勝下
蒲伏正義曰俛音
俯伏房六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
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
一作磨無所知名項
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于項羽羽不
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
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曼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
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
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

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

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

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且

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

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

事信張曼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

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

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史記卷之七十一 蕭何世家

信時正高祖所動
心者當其心動時
遂决之故易又

昔重份曰韓信以二十
公校徒因何立談
不更召見而即起
拜大將且殊礼盖
其用入如此三代
以後千載帝王之
冠也

唐順之曰孔明之
初見昭列論三國
亦不能過乎故曰
淮陰者非特將畧
也
董份曰啗啗二句
形容項王之勇如

凡力
增王世貞曰淮陰
之初說高也其高
之初說光武也武
鄉之初說昭烈也
若縣券而責之又
若谷券焉噫可謂
才也已矣
揚慎曰匹夫之勇
易見婦人之仁難
見

余有兩曰按此自
王善地句便有聲
罪萌芽

茅坤曰論項王及
漢王所以得失處
甚確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日雖為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

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

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

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

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

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

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嘖

嘖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収也○索隱曰嘖嘖

卓犖反叱或作叱嘖嘖懷怒氣叱咤發然不能任

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音匈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媼媼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劄獎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立王善地項

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

於威疆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

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陽維禎曰韓信登
璠之日畢陳平生
之畫略論楚之所
以失漢之所所以得
此三秦還定之謀
所以卒定于韓信
之手也

董份曰現信智略
如此真有掀揭天
下之心不但兵謀
而已也所以謂之
人傑而羞與噲等
為伍
按何之勸帝則
曰還定三秦而
天下可圖信力之

告帝則曰舉兵
而東三秦可傳
檄而定二人之
論不相謀而相
合皆有見於天
下之大勢者此
何所以奇信而
數言於上也

按索隱以陳舩
為地名繆甚

揚慎曰木罌鑑渡
軍者取罌鑑百于
以木縛之浮于水

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三秦

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不可勝計又

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

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

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索秋毫無秋乃成王逸註除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

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

以責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

關北出破正義曰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收魏河

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

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彭城正義

而卻退正義曰塞王欣翟王驍以漢降楚齊趙欲反漢

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

索隱曰今正義曰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

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

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正義曰信乃益為疑兵漢

音義曰益張旌正義曰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

旗以疑敵者正義曰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

西今之朝邑非也正義曰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

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鑑渡軍徐廣曰罌一作金服虔曰以

木縛之浮于水

以代紅蓋軍事取
速成用成器也非
如韋昭之說

曾焦城曰按帝極
厚信亦極忌信使
信將則以張耳監
之信下魏破代則
取其精兵請榮陽
信禽趙降燕則奪
其印符易置諸將
信平齊滅楚則喪
奪齊軍蓋勇畧如
信恐為亂難制故
屢損其權俱忌心
所使也信何不早
見此功成而飄然
為赤松之遊耶

茅坤曰廣武之策
絕工而韓却能反
其策以為功

增洪邁曰李左車
說蘇深溝高壘勿
與戰餘不所一戰
成擒鄒都尉說亞
夫深溝高壘待其
自斃亞夫後之吳
果敗亡李鄧之策
一也而用不用異
耳

董份曰人皆惜廣
武君之奇而成安
君不能用以敗今
信先使間視則已

史記卷五十一 淮陰王孫傳

木為器如罌鉞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
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
水押罌鉞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界襲安邑正義曰
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安邑故
城在絳州夏縣魏王豹警引兵迎信信遂虜豹隱
曰劉氏今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定魏為河東
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
郡正義曰理安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
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駟
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
與聚閼音曷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
州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
入收其精兵請榮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
于陘山之隧升于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
三道之磴是也井陘故關在并州石邑號稱
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邑號稱

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舊
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今乃輔以張耳
入血流湧沱也韋昭音徒協反
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
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
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
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
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

史記卷五十一 淮陰王孫傳

慮至矣使由茲策
則信必知變必不
法敗信也但用廣
武策則信不能取
勝若此
揚循言曰設策而
使敵人知之疎矣
策即行信豈無以
當之哉

茅坤曰或問信之
下趙也以背水陣
乎予應之曰非也
善將兵者必示人
以死地信所以特
認諸將之說也蓋
信乘關與而東下
趙之隘曰井陘
使成安君能用李
左車之計以奇兵
絕井陘之口而親
為深溝高壘以困
之信特投虎于匣
矣信知間視知成
安君之不用故敢

入焉信之慮蓋亦
歲以矣兵入之後
又安知成安君不
以戰少利而悔信
乎故兵法曰傳入
于險利在速非為
水上陣不可以致
趙人之空壁而逐
利非投趙幟而立
漢幟則成安君失
利而還壁信與趙
相持之勢成而其
事未可知也故信
之此本謀定而后
動誠入虎口一牽
而斃之矣
余有丁曰信所以
背水陣者魚欲陷
死地以堅其心其
實料成安君守兵
法而不知變也故
以後水誘之使之
爭戰趨利耳此致
入之術也
唐順之曰信奇處
全在拔趙旗上

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
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
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井陘正義曰引兵入未至井
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選輕
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
日單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索謂令從間道
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
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誠曰趙
山漢書作葦說文云葦葦也從甲竹聲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
幟令其裨將傳娘曰淳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如
待破趙乃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後食也
大食也

共飽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
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出背水陳正義曰綿
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涓星自并州流入井趙軍望
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灰地即此水也
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大戰良久於是
信張耳佯奔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
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
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
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

史記卷九十一 韓彭張敖傳

又曰亂其耳目自奪其巢穴
唐順之曰墓寫信戰非陸情狀殆盡

董份曰前左水澤必成安君所知也而韓信背水以誘敵百里蹶孫子滅野知也而孫子滅法以速功此皆致入之術也蓋知兵法者久則其思熟恐其畏而不戰故佯為敗形使之卒然而趨耳

凌約言曰左車亦足為軍中謀主信欲就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為向者之計足以擒我哉
茅坤曰此中真景惟信與廣武君知之諸將不知也

亂道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也鄭玄註禮効猶呈見也休畢質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音曰鄙音是身歿泚上今將軍涉西河也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

○禮余有下曰廣武君之計必出淮陰之右其曰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真確論也

河從夏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愉衣甘食索隱曰愉鄰氏音且故廢止作業而專美衣甘食一曰愉苟領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

余有丁曰按此上文已有休兵語此醜字當依劉解不可一例

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魏都賦曰肴醪順時醪兵劉逵曰醪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醪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醪兵士故字從酉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符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暴其所長於燕燕正義曰燕其簡牘或長尺也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主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揚肅曰以韓信之才又轉以張耳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入壁奪印召易諸將而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間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其即使敵人投間竊符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董倫曰漢王將將出奇如此茅坤曰漢王之間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竊身出成皇後兵已散一則欲取耳信兵以南報楚一則恐耳信奪其兵拆于楚而生離心故為此計易置諸將以示威耶

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皇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信引兵東未渡平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

茅坤曰昨前通下計東破下齊復追至高密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

故淮陰見易子
龍且而收囊沙
之餘陳孺子不
函於衆論而成
成項之勳
余有丁曰兵法知
彼知此信此策欺
龍且之疎耳不然
與人夾水陣水頓
涸而不知何耶
增屠隆曰此怯直
怨篇直怯字信固
大勇若怯耳
盧大經曰功蓋天
下者不賞從古有
之韓信請假王坐
而知此然高帝之
忌心未必緣此而
遂萌也良乎自處
以厚即當說帝以
王鎮多變之齊以
齊王有功之信帝
素繁於納諫欣
然從之而信可高
枕矣何乃云漢方

戰與信夾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淮水陳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淮音
維地理志淮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韓信乃夜
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
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
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
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亾去信遂
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皆虜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
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
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
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

不利寧能禁信之
自王乎斯言出而
帝起群疑雖王信
以真王而徵兵擊
楚是持太阿而執
其柄也信蓋發上
矣然則淮陰誅族
之禍胎於良平之
矚附也哉
陵約言曰吾讀涉
論未嘗不知其決
先伐而又未嘗不
義信之不倍其主
也太史公謂涉驕
淮陰而淮陰取區
負于漢耳豈因之
以驕乎世又以涉
善為長短說論權
變為八十一首目
為辨士之蠱惑與
安期董毛羽而卒
不受羽封復不事
漢不受漢爵辱蓋
輕世肆志如魯仲

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
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月徵其兵擊
楚楚已亾龍且項王恐使張華曰武涉墓在武涉往說齊王
信曰張華曰武涉墓在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
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
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
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
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項王憐而活
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

連之流者歟

曾層隆曰按孝子之前不敢言其父忠臣之前不敢言其君則生之言入親信之深也

曾余有丁曰此見信不忍倍漢處

史記卷之...

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執戟之人也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

按三語雖皆相術其意全在末句見次月之事當決然斷之而無疑也

茅坤曰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矢石之聞何日而已乎大畧通特傾危之士徒以中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

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資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賢乃不可言張晏曰背賢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後則大賈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後則大賈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後則大賈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處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匹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

王維復曰詳通說

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

而敗揚智困

徐中行曰說者謂救機之會間不容髮信惟不用蒯通計幸誅夷意是不然信勇不過項王天方令漢平定海內項王且據首垓下而况信哉通之說權一時之利害不賭與亡之大閱者也信之謝通似矣獨惜其有言將念之之言及意猶後塞異日反漢之端云

王世貞曰余遷山西按察時抵修武則漢高帝奪張耳韓信也夫之恨然者久之夫信雄武多智然為帝詐而奪其兵再與帝詐而奪其兵一給而失國再給而失族何也信篤於信高帝謂不我負乃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劉辰公曰此來守之祖

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於城皇傷匈也。臣瓚曰謂軍折傷也。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正義曰鄉音向西向也。止楚漢之戰。關土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

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

史記卷之三十三 淮陰王孫傳

十一

史記卷之三十三

董倫曰其文略祖
蔡澤

增表黃曰文種佐
勾踐滅吳城而
種誅韓信佐漢高
亡楚亡而何洪
龍書亦鳥象之雄
董倫曰二人種
此種二人也

閔如霖曰述通語
雄偉曲折文之音
者

劉辰翁曰揣摩
切發越慷慨

閔如霖曰此時信
心累動此二句太
史公為下文謀反
張本

劉辰翁曰取譬不
覆極人情所難言
此文在漢初第一

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
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
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鷹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
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
立功成名而身死匹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
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
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王者身危
而功益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魯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

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
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
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
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
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
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
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鑿鑿
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
鑿為儋石如今受餘魚石鑿不過一二石耳一說
蘇林解為得餘○索隱曰儋音都濫反石斗也
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

揚維視曰蒯徹韓
信之客也言多補
于信乃說不能挽
信于委狗之意而
佯狂為巫呼箕子
佯狂為奴閔宗國
也蒯徹佯狂為巫
閉知已也言不行
計不聽而不忍坐
視其後禍付于無
可奈何亦足悲夫

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
若蜂蠆之致螫正義曰騏驎之躅躅徐廣曰躅不音適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
此言賡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
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徐廣曰
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
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
狂也○索隱曰案漢書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原千乘東萊齊郡

竝叙恩仇事下
一應前

劉子翬曰高祖與
雍齒有故怨欲殺
之之後諸將欲反
用張良計乃封雍
齒以高祖寬仁大
度猶未能於此釋
然乃知不念舊惡
亦難事也韓信王
楚召原已少年令
出跨下者以為中
尉曰此壯士也觀
與則信豈庸武
夫耶

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
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楚中
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
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
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駟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索隱曰徐註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伊廬漢為中廬縣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信善項王死後
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
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
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

劉子暉曰韓信料敵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帝之疑已是天奪其監也帝兵敗成其自稱漢使最馳入信軍即其段內奪其印符則帝疑信之迹彰矣及封齊王會下項羽必帝奪信軍從信為楚王則帝疑信之迹又彰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言如水投石焉初謂漢王不奪我齊既奪又謂我無罪既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疾不朝何信知之晚也夫豈暗昧至以哉殆天奪其監耳

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必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日狡猶猶○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

逃海上則善矣而猶鞅稱病不朝非所以自取滅亡也乎楊慎曰多止益善程子曰分數明也按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註云部曲為分付伍為數程子蓋取此也按欲與字有言也其漢京不快正在此也字漢書之語勢徑直非徘徊猶豫之意矣茅坤曰此情似誣猶漢信幸臣也偶過拜淮陰上何以遽行謀反及稱反後亦无往來跡且稱之反自周昌所言倉卒激之安得與淮陰有夙謀

噲等為伍上帝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大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相國將兵守代也舜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呼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

此皆忌口慎陽友
董誥之不然漢廷
謀臣詐以此論殺
之耳
歸有光曰陳豨事
疑出生變之語若
豨傳豨招致賓客
為周昌所疑一時
恨禍遂陷未幾非
妻蓋友謀也且已
部署而曠日待豨
報信亦不知其機
矣此必昭后與相
國文致之也
李東陽曰信之
罪獨有請假王期
會不至一事非豨
臣之節耳實不友
也觀綱目書后殺
淮陰侯韓信朱子
蓋洞見其曲直矣
劉辰翁曰文帝有
急辭不可緩者問
信死亦何言是也

有緩詞不可急者
柳通陳秦綱是也
漢書豨前之使勁
然出之者迫則所
之者不移此傳極
似秦秦剛即為漢
不得已寧疎勿密
史漢之分也

閱如霖曰心如冰
乃是辨士

揚慎曰多見評者
以一兩語盡括鄭
重或取其大者為

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
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徒奴欲殺以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
人得罪於信也索隱曰按曹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
陰舍人告信反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
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
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列侯羣臣皆賀
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
斬之長樂鐘室正義曰長樂
宮懸鐘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
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
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
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

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
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
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
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
韓信反何寬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
姓並起英俊為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
帝位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
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
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
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史記卷九十一 淮陰王孫

贊不知替在傳外
直補所不足或寄
類笑非必如後人
書法與史評也
柯維騏曰韓信滅
齊自王滅楚不至
司馬光責其市井
之心而取史遷不
矜不伐之論惜信
不足語此也當時
異姓而王九八張
耳吳芮彭越黥布
滅秦盧縮與兩韓
信惟耳以知其其
軀肉以忠死其世
夫固非國之器
耳
王世貞曰太史公
贊信假令學道謙
讓不伐已功可與
伊周比隆嗚呼至
哉言也漢法爵金
恐取入鷄或至失
侯而蕭曹絳淮之
齋許史金張之屬

又多不克循矩宜
其易世之後寥寥
亡繼也曲逆自謂
多陰謀道家所忌
傷其後之不長久
人寤傳傳之赤京
而不充漢手之投
藥彼實取之誰謂
漢少恩哉

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歿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池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

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

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漢漢重歸楚楚
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發與漢漢重歸楚楚
安三分不議
偽遊可歎

黃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
摧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并六
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
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
之多者忌之心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
方為漢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
信也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畫善計猶
庶幾焉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
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于死者也失職
快快謀反見謀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

甚矣
茅坤曰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

為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

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

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大史公文仙也李自

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

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陳寔曰子房進履于圯邊韓信受辱于跨

下後一為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

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楊誠齋

詩云少年跨下安無作老父圯邊慢不

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

矣可見

程敏政曰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其憤而
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群臣而
欲決其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
端於心胸之間當此時也侯之生繫于
人言問不容髮為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
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

漢書卷九十四 韓彭張敖傳



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陛下
 宜使親信之臣規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
 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
 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策出偽遊雲夢侯
 謂而擒之足果何等語哉正孔子之所謂
 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
 勳受無罪之誅不義之甚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終

